

荒原简史:柴达木1954—1958

郭建强

远征:1954年6月

(1954年6月,石油管理总局在西安组建的柴达木地质大队,由敦煌赶赴柴达木盆地,开始了在荒漠中长达数月的勘探……)

西行,西行,西行——

直到树林矮下去,变成草场;直到草场硬实无比,骆驼刺在石砾之间亮出孤独的刀尖——

直到河流变细变小,成为闪着暗光的针尖,刺入地层;直到地层深处流水的汨汨声,变成风声——是的,是石头猛烈撞击石头的大风,是剥取你唇齿之间最后一缕潮润的大风——

直到市声不断变淡,由墨色成为青白,由青白化为虚无;直到你的耳边只剩下静寂,直到你听不见自己的喘息;直到你伸手抓捞烈日下影子吞吃脚底沙粒的细密的呓语——

直到你像离乡愈来愈远的亚历山大,在绝境中摸数心跳,在呼吸之间天启般感知看不见的念珠的转动:有可能在幻觉幻境中陶醉致死,也可能在理智清晰如麦粒的逼视下,冷静而亡——

直到你学会贮藏激情,直到你满怀绝望的诗意,直到你终于体悟信念——是的,是“信”和“念”,是对自己血肉之躯的“信”,是对荒蛮也有体温的“信”,是对水的“信”,是对流动和凝固变动不居的“信”;是的,是骨头的洁白而坚硬的“信”。而早已有人在前面“念”,是默念和唤念;是张骞班超在大漠孤月下近乎钻杆执拗深入内心的战栗的独白;是阿吉老人恍若前生的梦境穿越第二次第N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念执;是身后的山川在念,是身后山川上众人的诵念;你看见无数个你像纸人布人面人一样站在村舍街区、巷道礼堂,在无声的锣鼓齐鸣中,抬起或者垂下脸,让冰粒一样的泪珠烧灼着鼻翼近侧,烧灼着嘴角和下巴——

那么多的旗帜翻卷,如同那么多的身躯在风中扯命呼喊;那么多道路如同青黑蛇绳精准而柔韧着缠绕你的双足和腰际;云阵在急骤变幻:大海就是沙漠,畅饮就是干涸,血液在地心窜动——

你是使者,是落入时间空间中心的使者,是将亘古的酣睡的一点点敲醒的使者——

你也是自我的远征者,自我荒凉的寻找者和理解者——

你是创造者。

1954年秋:西部大荒中的盛典

(1954年秋,勘探队在荒漠偶遇新疆军区的歌舞小分队,歌舞小分队给石油人慰问演出了三天。临别,石油人送给歌舞队一面旗帜。旗帜是用一张白床单做的……)

最意外的,莫过于转身或者迎面发现自己就站在那里。

自己从镜中飞跑过来,自己从火焰的抖动中迈步而来,自己在溪水中上升浮现;在梦里,自己在对你说话,自己握住你的手;自己像月亮一样悬游在你的颅顶,看着你,跟着你,一言不发。

你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相遇了。

是在人间的背面。是在地球最荒寂所在,是在超过梦境的地方。

引起短暂的眩晕感、失重感。然后是狂喜,是那种肺部挤压全部空气,让你须发戟指、血脉贲张的狂喜——这一幕应该被定格:画下来——让动作从急骤的频率中降低、静止,最终带着沙子般的冷静哲学。

是让热情冷凝并且能量保值的哲学。

两种服饰的人,在这一刻都认出了自我——是血缘意义上的,是使命意义上的,也是超于二者的。

你们在空阔的戈壁划出三天三夜,用来讲述和认证,用来打量和端详,用来歌唱和舞蹈;还有吗,还有什么言说和凝视?这在宇宙中的联欢是珍贵的,是一种宿命——

而情谊的表达、历史的证据是一张床单,白色的;写上字,画上画,就是铭文碑记,就是图腾象征;就是气味和体温的赠礼;就是对坚硬世界的柔软表达……

1955年11月24日:
第一口深钻井钻塔截出地表

(柴达木第一口深井钻在油泉子开钻,加速,加速,再加速,成为口号,成为行动。)

我们的手掌、指尖,我们的足弓、趾甲;我们的头发、眉梢,我们的颧骨、下巴;我们的鼻梁、嘴巴,板结成返祖的甲质和钙壳。

我们工作服下的皮肤也是,泛着岩石般的冷光;

我们的骨架也是,有着不畏风暴和烈火的硬度;

我们的内脏也是……是坚强的,也是柔软的……柔软得可以消化自然无情,无地不仁……

我们在旷野中呼吸,地心听着我们的呼吸……

我们呼吸着铺路,是第一条,是让汽车可以穿过时间的通道;

我们呼吸着种第一棵“树”,是钢铁树。第一口深钻井钻塔,是树、是铁树、长着钢铁的根须,从比梦更深沉的地心,吸捞黑色河流的呼吸树。

我们大口大口呼吸着种“树”。在11月,用呼吸呵护着钢铁巨婴,用呼吸催生这必将与星空并驰的巨婴;我们让这巨婴、这铁树,带有肉肉的敏感和温度;我们接受这巨婴、这铁树,回赐我们的甲质和钙壳。

现在,我们是通灵者。

现在,手摇钻、车装钻、卡姆300型钻、斯波1200型钻,乃至这钻塔,都是我们的手指足尖皮肤骨架,都是我们的梦和探梦者,都是我们的简报和秘史。

钻塔生养了我们,我们诞生自钻塔。

反过来说,也行得通。

1956年:一个新婚之夜

(电影制片厂要拍取柴达木人新婚的镜头。技术员徐世庸和女技术员郑爱芳恋爱多年,于是,组织动员二人结婚。在柴达木野外帐篷,郭圣圣副局长作为证婚人,给他们举行了婚礼)

一切恋爱史都是神话史。

一切创造史都是神话史。

今天,今晚,我们将全部的神话凝成一枚果核。

我们把丰富的世界和世界的影子和世界的喧嚣浓缩,浓缩成这一天,这一晚;凝缩成你我——荒原的父亲和母亲,新的父亲和母亲;不是唯一的父亲和母亲,而是必须的父亲和母亲。

我们应该录影,应该让酒精的分子渗入记忆和时间,渗入见证者的笑容和轮转机器,渗入西部大荒苍凉深邃的每一个毛孔。

我们就是水,我们必须激涌,我们在秘密地创造着新的秘密。

我们已经预见未来——也就是过去,比童年的风还要久远。

在这一刻,我们才互分你我。我们是说,我们就是你和我,你和我就是我们。我们既是我们,又是我们的镜子、另一对我们,无数个我们。

因此,这一刻我们重新开始。在素净的工作服下是人的躯体:乳房(山峦一样坦然和丰富)、阴埠(最精美的、最迷人的凸起和凹陷)、双腿;钻塔般的阴茎,大地般的胸膛、双腿。

眼睛、嘴巴、星空……

触摸时光的双手。我们在触动月光、泉水、影子……

我们在捞取新的一天。

1958年9月13日:
打出第一口自喷井

(冷湖五号构造的“地中四井”打出第一口自喷井,且喷原油8000吨,轰动一时。在此基础上,建起了柴达木盆地第一个石油基地)

我们的嗅觉归顺于油香。

不是食用油,而是石油,是来自地底的神秘的气味。

油泉子、油墩子、油砂山——我们陶醉于被大地的爱液浸染泡透的山丘:是另一种母性,是荒原大野憨憨敦敦的母性的乳房。是涨满海水的月亮。是吸饱阳光的玛瑙葡萄。是泪汪汪的大眼睛。

是生育的饱胀。

是香蜜一样粘稠的柔软的疼痛。

我们的听觉如此敏锐,不曾疏露地底每一个白日梦式的叹息;更不用说嗅觉了,我们就是油液的子嗣,我们在油香中辨认和做梦。现在,我们创造父亲和母亲。

最美丽的是喷射,喷涌,是向上的奔驰和飞升;

最美丽的是喷射之后的宁静,这宁静把大风埋进自己的怀里,把太阳投进自己的怀里……

油海,在慢慢地收拢着时间……

从天边飞来的稀世之鸟,在这黑蓝的湖面,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孔雀、麒麟、龙、刺猬、蛇、花瓣,缓缓地闭上了困倦的眼睛。

创世纪。这是第七天。

为什么要写诗

胡永刚

四川说,他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出,“知识分子是大民间的一部分”,结果不知是记者遗漏还是编者有意为之,报道出来一看,没有了“大”字,变成“知识分子是民间的一部分”,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,在我看来并不矛盾,很多人都是双重身份。诗歌归根结底还是来自民间,国家养的大多是专业作家,极少有吃皇粮的诗人。由此从民间写作再下潜一层,转入个人性写作或者叫私人化写作,来谈诗,一切繁杂的说理变得简洁起来,诗歌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才能呈现出来。

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,知识分子也好,民间也好,或者是追求自由的写作、试验写作、灵魂写作的第三条道路也好,诗歌就是书写他的心灵史,离开了个体依傍,它什么也不是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诗歌最适合的不是反映当代现实状态、社会变革、时政时弊,而是在这些抹不去的时代烙印的影响下,外界变化对一个人心灵的触动和冲击的内在反映。反映的程度,对内则是对生存体验和生命意义的深层次探究,对外就是诗歌对读者的感染力和影响力,这一切取决于诗人本身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学识水平,以及他的敏感度、价值取向和艺术表现力等综合要素。

我们为什么要写诗,诗歌为什么就是在书写一个人的心灵史而不是生活状态?因为人生有太多痛苦,而不是太多浪漫,有苦说不出,就得寻找一个宣泄的渠道,诗歌是最好的表达方式。诗歌的书写心灵

史可能大多数人认可,而它不再是书写生活状态很多人可能不大认同。前不久,在一次诗选刊颁奖典礼上,听到一位获奖者说,西方诗人的诗歌表现的就是人的生存状态而不是生活状态,这与我所想不谋而合。生存状态是深层次的思考,所涉及的东西太多,而生活是琐碎的无序的,是日常的也是突发的,诗人的眼眸透过生活表象看到一些什么,这是诗歌关注的东西。和一位编辑谈到稿子,他强调发一些生活化的诗歌来。编辑的审美和价值取向如果也如此这般,就很可悲了,难怪现在的刊物没人看,大多数人也懒得投稿。诗歌写成后交给读者去评判,其实是在寻找知音,是等待。在古代,真正好的传承者,不是徒弟找师父,而是师父找徒弟。这里讲的是有慧根的人会被大德高僧发现,然后传授佛法,精进修炼。诗歌也一样。现在我们看到不少编辑已经打开思路,自己去寻找好的稿子,看到网络上喜欢的就要走了,因此刊物质量大为改观。这种“寻找”的过程是需要眼光的,眼光就是武器。生存与生活决然不可分割,但并不混为一谈。我们为什么要写诗,已经不言而喻。

迟子建在一篇文章中说,“不要说你看到了什么,而应该说你敛声屏气凝神遐思的片刻感受到了什么。”那是什么?伤怀之美。诗人具备这种心灵的感觉能力,才能在作品中注入打动人心的力量。诗歌技巧只是表现手法,气韵、底蕴才是从根基蔓延出来的气象。除了透过生活的潜望镜你看到了什么,还需要你用心感受到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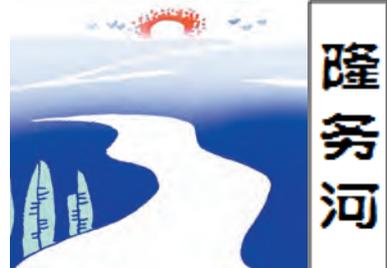
么,这是诗歌所要表现的。

诗歌介入一个人的生命,对他产生的影响无外乎有两种,一种是作为诗歌写作者对他心灵图景的描摹,一种是作为诗歌阅读者对他细腻感情的潜移默化作用。在一个爱诗的人身上,这两种是浑然一体的。诗人对故旧的怀念,对悲情的感触,对生存的思考,对人性的探究,对美好的展望,这一切在诗歌介入后便有了明晰的路径,并由此岸向彼岸靠近,这是一段心灵疼痛的旅程,有时更是苦海无涯的过程。当然有的人一生是没有彼岸的。而作为阅读者来说,诗歌的介入或许不能改变他的生活状态,但能改变他的精神状态,你甚至可以从超一流的诗歌中看出宇宙的精神。张汝伦《生命与读书》中说,“读诗不仅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,更主要的是培养细腻的感情,有了细腻的感情才能更宽容,更能理解和体谅别人,在这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非常重要。”

诗歌作为文学中的文学,并不是大众文化消费产品,当然也不迎合大众口味。诗歌之书写一个人的心灵史,是具备其独特性的,这种独特性是只有你有而别人所没有的,延伸开来可以是集合体,但核心必须是你的灵魂和骨架。诗歌不为迎合而生存。所以,有两个“难度”不能降低。其一是写作难度。在某种程度上,写作难度的坚守决定着诗歌的层次和品质,也渗透着作者的美学追求。其二是阅读难度。有人说,诗歌写出来后你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审视,然后努力把它平民化。我不同

意。诗人不能成为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精神贵族,但诗歌也不能成为大众消费文化。读者的口味越来越高,他们不满足于寡淡无味的诗歌大餐,而是慢慢品尝方得真味的。所以我们的有意降低难度,你的“良苦用心”,其实是对读者的侮辱。

写诗是个人行为,为什么写诗,各有缘由。但一旦选择了诗歌,便要遵循艺术规律。艺术规律不过是一些招式,其境界才是层次。你的心性与眼界,你的追求与需求,都对境界有影响。不求闻达,只求心悅;不为名利,只为所爱,这也是一种境界。有的人在诗坛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的诗歌本身,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,与艺术境界没有必然关系。还有一种就是自生自灭,你的沉潜,或许淹没于汪洋大海;你的独秀,或许枯死于深山老林。这不能说你的诗歌境界不够,只能说,时间到了,或许你的闪光在时间之外。



隆务河